

经典回放

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重轭

周梅森 著



经典回放

重轭

周梅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轭/周梅森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922-7

I. ①重…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173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陈楠

重 轭

周梅森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193,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922-7/I·885

定价 32.00 元

编者的话

对作家的崇拜常常是通过他的作品完成的。优秀的作品是生命表达最合适的载体,不仅能够承受作家自身的生命之重,还能升华读者内心的悲欢离合。

凡是读过周梅森作品的人,常常会被他作品中焕发的精神力量和艺术魅力所打动,他的博大和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更是因为他的多思、深刻、坚强和乐观。

周梅森的作品在社会哲学的范畴有着地标式的意义,喜欢他作品的人都能从周梅森的作品里读到足以解决任何困惑的力量。

本书是周梅森早期创作的作品,透着一种难得的真情实感。从这部描述革命历程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复杂的灵魂是如何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时代跌宕起伏的。

“经典回放”重拾了那些历经岁月的提炼仍旧焕发着耀眼光辉的文字,相信这些文字能像经典老歌一样驻进人们的心里,散发着永恒的芬芳!

2011年4月19日

卷一

忠烈陵给华茨山带来的近半个世纪的肃穆庄严，已被无情的岁月挤进了野草丛中。现在的墓区一派荒芜，巨大的水泥坟头上呈现着龟板似的裂纹，野草四处疯长，遮严了整个地面。把目光放平往四下看，你会发现，连墓前支撑着八角亭的朽木柱上也生着野草盘着枯败的野藤。这时，你会想起关于世界荒诞的许多说法。若是有人告诉你这会儿你头上生的不是头发而是草，你没准也会相信呢。

趁着头上还没生出草，你赶快从八角亭下逃出来吧！你要找寻的不是那块墓碑么？哦，现在你站在墓碑前了。墓碑很高，基座不算，碑身就有两米。以前不叫碑，老人们都说它是塔，我家老爷子也说它叫塔——忠烈塔。是不是以前有过一个塔呢？我不知道。反正石碑很高，你说它是塔也成，就那么回事吧。石碑破了一个角，两道裂缝隐隐可见，正面用什么玩意砸出了几个大坑，几个坑就是几个字，是啥字记不起了。石碑后面原来也刻满了小字，现在自然也全没了，被凿子一个个凿掉了。对，你说的没错，凿它的是我家老爷子，是

我眼见他凿掉的。你知道的，我家老爷子干啥都认真，凿这些字很认真，死也死得很认真。

我一般不愿谈老爷子，好多人找我我都不谈。你们研究历史关我啥事？还啥传统教育呢，扯淡吧！现在都忙着挣钱，谁需要传统？我料定那帮家伙大都没安好心，想拿老爷子做文章，损他骂他，再从刊物、出版社那儿弄点稿费花。哎，你说我为啥要理他们？他们弄到的稿费又不分给我花！倒是你说的还不错，我家老爷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咱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这老爷子在历史上的确是失过足、落过水，可也并不是啥坏人啊，他只是不该去革命嘛，是吧？

我就是在这里，喏，在这个八角亭下的台阶上，在这块墓碑旁，真正认识老爷子的。老爷子被派到这凿墓碑，我每天中午给他送饭，伴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那阵子，山下那座油库还没有向山上扩展，顺着油库的北墙根有一条小路通到陵前，站在这儿就能看到东边的大海。5月的太阳挺热乎，映照着满山的野草灌木，也映照着老爷子锈铁板似的面孔和我惶惑的脸膛。那年，我十七岁，被满世界的革命臭屁熏得像根蔫瓜。我不知道老爷子和这忠烈陵有啥关系，人家造反派为啥非要叫他到这来凿碑文？只隐隐约约知道老爷子这一生挺不平凡的，和咱中国，和贵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有那么点联系。市里一个很有资格的老同志私下说过，我家老爷子若不是失足落水，早他妈到北京当大官了。老爷子当年的一个战友就是大干部，老爷子在“文革”中挨批挨揍时，他老先生还在北京享清福哩！

后来，有一天，是5月的一个中午，老爷子弯驼着受伤的脊背，倚靠在墓碑的基座上，木然地和我说起了过去。当时我可没想到他会向我讲他的历史，讲这忠烈陵。对这些他原是绝口不谈的，仿佛是个伤疤，不准家里任何人触碰。那天，末日的阴影已罩在老爷子灰黑干瘪的老脸上了，可老爷子浑浊的眼瞳中分明跳动着火星儿似的光，那光越过他曲起的膝头抛到了我脸上，燎烤得我面颊发烫。

老爷子说，他那年也十七岁，比我强多了。他已经在日本人开的东方机车厂干了四年钳工，参加了贵党，还当上了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领着十八家日英工厂的几万工人闹罢工哩，硬闹腾得一段历史沸沸扬扬，惊天动地。

老爷子拍着瘦胸脯子说：“……那时候你小狗日的随便在清浦大街上拉过一个人问问，哪个不知道总同盟罢工委员会？不知道八人执委会里的郑少白？！”

你是研究历史的，清浦这段历史，你知道，那场总同盟罢工结局其实并不美妙，有沸沸扬扬，就有凄凄惨惨。老爷子在昔日的好时光中膨胀了一阵子，又扁又大的塌鼻孔中流出了水一样的清鼻涕。老爷子胡乱抹了一把，把沾满鼻涕的鸡爪似的手在草地上蹭着，似乎有点不太情愿地给我讲起了后来——

后来，他生命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逃亡的早晨。那个早晨是他一生磨难的真正开始。

追忆那个遥远早晨的时候，老爷子是这样开头的——

“……那是民国 14 年 10 月，按现在的说法，就是 1925 年的 10 月，清浦总同盟罢工失败了。10 月 17 日那天，天上下着牛毛细雨，整座清浦城水雾濛濛的。我别了把自卫防身的大改锥，用顶绸礼帽遮着脸，到威廉大街 125 号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去开会。这是最后一次执委会会议，开完后就要集体撤退。我他妈的紧张极了，就像着了魔似的，老觉着身后有脚步声。这脚步声也怪，你走，他狗日的就跟在你身后响。你停下，哎，狗日的响声就听不真切了。我知道清浦城里不少人认识我，我换了装，还是怕有人认出我。我老回头，老回头……”

—

郑少白断定身后有人盯梢。在霞虹路和威廉大街的交叉路口上，他警惕地停住了脚步。身边不远处是华福公司的偏门，门口亮着灯。

灯光下，一个老乞丐正哆嗦着青筋凸暴的手捉虱子。郑少白疾步跃冲到门楼下，从身后拔出那柄尺把长的大改锥，跳起来，敲碎了头上的门灯。灯玻璃的碎片瞬间落了下来，老乞丐叫了声啥。郑少白及时将大改锥架到了老乞丐的脖子上，让老乞丐闭了嘴。继而闪身躲到老乞丐背后，绸礼帽下的两只小眼睛骨碌碌地盯着街面看。

已经是下半夜了，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大街两旁德国人装的盒式铁皮路灯徒然亮着，映得街面像闪光的河。细雨沙沙，落个不休，间或还袭来一阵阵风，风带着淡淡的腥气，大约是从海边刮过来的。风雨中，铁皮灯盒不时地发出阵阵颤响。

郑少白没有留意。他支着耳朵，凝神倾听，等待着那个注定要出现在街面上的盯梢者。他甩不掉他，就得把他干掉！这并不是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郑少白自信一个对一个，是有把握干掉那个盯梢者的。他十七岁，生得五大三粗，浑身的肌腱几乎要撑破皮肉，他怕个球！不过，他当时弄不清究竟盯梢者是一个还是两个，若是两个，便有些麻烦。若是他们还带着硬家伙，那就更麻烦。不说大改锥对付不了他们，只怕枪一响，还会招来别处的便衣探子。郑少白认定，这夜城市许多黑暗的角落里都猫着警察厅的探子，没准还有军阀赵督办侦缉队的恶狗。

那当儿，郑少白就隐隐有了预感，觉着时不早晚非得出大事不可。轰轰烈烈的日子过去了，像个炫目耀眼的二踢脚，“喇叭”两声，便化作了一团烟云。联合罢工委员会为支援“五卅沪案”而发起的全市总同盟罢工，因日本军方的直接介入，不可逆转地从高潮跌入了低谷。日本人借口护侨，将两艘军舰开进了清浦港湾，用大炮威逼着反动军阀赵督办镇压工潮。赵督办是中国百姓的爷爷，却是他妈日本人的孙子！日本军舰一进港，督办大人便把铁路工会、海员工会、纺织工会一体查封了，一个星期制造了三起血案。就在昨天，还派兵包围了日资大兴纱厂，武力驱散了厂里的罢工工人，抓捕了十三名工人代表。形势严峻，联合罢工委员会执委会的执委们已被悬赏通

缉——自然也包括他郑少白，他的脑袋标价是五百块大洋。郑少白实是弄不明白，为啥到这地步了还要开会？难道执委会里的执委们还要迎着军阀大兵的枪口领着大伙儿闹示威不成？那不是白白送死么？！决定去开会时，郑少白就想，在会上，他得把这个道理说说！这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不值得死。用工团领袖安忠良的话说，是无谓的牺牲，是应避免的。

和盯梢者的这场格杀则无法避免。他不干掉他，他就要干掉他，甚至要干掉聚在威廉大街 125 号里的其他七位执委。郑少白攥着防身自卫的大改锥，手禁不住出了汗。额上、脸上好像也出了汗，浑身燥热难挨。郑少白极想跳到水光闪动的街面上，一路往回寻，找到那个盯梢者，放倒他，然后跑到威廉大街 125 号去，对那帮傻瓜们说一声：“行了，伙计们，别无谓牺牲了，得逃走了！”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开会，开完他就走，不管他们走不走。他不是清浦人，家在山东枣庄乡下，只要一逃回枣庄，谁还会想到他这个郑少白？只是得快，快开会，快撤走。

狂乱的念头在沙沙雨声中电火般地乱窜乱闪，半个身子被门楼上滴下的雨水打湿了也没觉着，那一刻，时间被拉得好长好长。在好长好长的时间里，郑少白都没听到那个应该响起脚步声，更没看到那个应该出现的湿漉漉的身影。

对手肯定是个很狡诈的家伙，似乎知道郑少白的焦虑。郑少白想，这家伙用险恶的沉静，消耗着他和同志的宝贵时间哩，怕是想断了他和同志们的逃亡之路，把他们一一捉住杀头吧？也真是怪，这人咋就会盯上他？而且一直盯到威廉大街路口？难道执委会中有人向警察厅和赵督办的恶狗告密么？真若是谁告了密，恶狗们为啥不在威廉大街 125 号门口守着，偏要一路不即不离地硬跟着他呢？

面前的老乞丐动了一下身子，郑少白警觉地捂住了他的嘴。

或许告密者不在执委会，而在联合罢工委员会里。联委会里必定有人告了密，至少是告了他的密，盯梢者才瞄上了他，想让他把他

们带到威廉大街 125 号去。125 号有七个人，七个为劳工谋福利的好人哪，他咋着也不能把盯梢者往那里带。他就是不去开会了，也得敲掉身后的这条混虫儿，这是没办法的事。

攥紧大改锥，郑少白打定了主意，把老乞丐拖起来，悄悄扒下自己的绸布大褂，披在他身上，要他穿好。老乞丐抖抖索索地穿好了，郑少白又将自己的绸礼帽扣到老乞丐粘着草屑的脑袋上，用大改锥往老乞丐腰眼一顶，低声吼道：

“喂，听着，跑！一直向前跑，别回头，回头老子就捅死你，明白么？”

老乞丐驯服地点了点头。

郑少白推了老乞丐一把，把老乞丐推出了门楼。老乞丐惊慌地向身后看了看，就踉踉跄跄向威廉大街方向跑，没扣好的绸大褂在身后的风雨中撩起好高。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脚步声急促而沉重，一脚脚仿佛踩到了郑少白心上。脚步声的起始处竟然离他那么近，最多只有十来米。显然，那个盯梢者在险恶的沉静中已悄悄向郑少白所在的华福公司偏门摸行了好一段距离。

郑少白惊出了一身冷汗。

脚步声转眼响到了面前，郑少白看清了那人的轮廓。那人一身码头工人的装束，肩上披了块灰黄色的旧雨布，身材高高瘦瘦的，背对着他站着。这家伙似乎对老乞丐的身影起了疑，拿不定主意是追还是不追。

郑少白却拿定了主意，从黑暗的门楼下恶狠狠地窜了出来，对着那灰黄的后背猛刺了一改锥。大改锥粗细像根手指，顶端经过打磨，不是扁平的，却是尖利的，像把锋利的匕首，只这一下子，那家伙便被撂倒在潮湿的路面上。那家伙拼命挣扎、嚎叫，惊悸的手还试着要往怀里摸。郑少白敏捷地扑上去，压在他身上，两手死死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一举掐断了他的喉骨，也掐断了他求救的呼声。

喉骨断裂的声音郑少白听得很真切，“咕嘎”、“咕嘎”的，像嚼着鱼骨头的猫嘴里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后来便时不时地在郑少白耳边响，一直响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在六十四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还在响，仿佛猫嘴里的那块鱼骨头一直没嚼完。

死去的家伙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面孔不熟。不过，看他那黧黑的脸膛和粗糙的手大致可以判断出，是个出苦力的人，或者说曾经是个出苦力的人。郑少白把他拖到门楼下，在黑暗中搜了他的身，搜出了一支短枪，一份盖着警察厅关防大印的证件和一份向日本领事馆索讨车马费的函稿。

郑少白未及细看，便把三样东西揣进了怀里，用老乞丐裹身子的破线毯盖住了盯梢者的尸体，又在破线毯上抹了抹手上的血水，这才起身向威廉大街方向跑。

在威廉大街 12 号天主教堂附近，郑少白追上了惶恐的老乞丐，夺回了自己的绸礼帽和绸大褂，穿戴好，钻进了天主教堂边上的一个小弄堂里。小弄堂里静悄悄的，既无人迹，又无灯光。郑少白穿着黑布鞋的脚在青石路面上击打出一连串单调而响亮的声音，自己听了都害怕。他定了定神，掂着脚，极仔细极小心地用脚掌行走，可脚步声依然显得很响，郑少白难过得直想哭。

身后会不会还有另一个盯梢者？他干掉那条混虫时会不会有人看见？老乞丐发现破线毯下的尸体会不会去叫警察？郑少白紧张得要死，离了小弄堂，斜插到武昌路上转了好一阵子，才从刘状元巷靠近了威廉大街 125 号后门。走到刘状元巷里了，郑少白还老是紧张地回头张望，耳边似乎还响着那可怕的脚步声……

那夜是紧张迫人的。那夜连接着一个逃亡的早晨，够郑少白咀嚼一辈子的。

郑少白记得，在执委会委员长安忠良给他打开奶黄色的后门时，威廉大街 12 号天主教堂顶楼上的大钟轰然响了四下，每一下都令他动魄惊心，每一下都显得持久悠长。郑少白觉着整个清浦城都在

这金属的声音中晃动，连脚下的大地都不牢实了。最后一下钟声响毕，缭绕的余音还在湿漉漉的空中久久回旋，硬是搅落了许多豆大的雨珠。他身上的大褂被越下越大的雨水打透了。

郑少白还记得，他缩身钻进那扇奶黄色木门时，脚脖子软了，哆哆嗦嗦对安忠良说的第一句话是：“安……安先生，我……我刚才杀……杀了一个人！”

二

“这人我认识，”安忠良很难过，盯着证件上的照片看了好久，镜片后面的凸眼睛蒙上了一层泪光，“真想不到他会堕落到这等地步！竟暗算我们同胞向东洋鬼子去请赏！”安忠良把那个盯梢者的证件和函稿扔进了火焰正旺的壁炉里，连同执委会的许多文件一起烧了，才又转身把郑少白按在一把牛皮蒙面的靠背椅上，说，“好了，少白，这事过去了，别多想了，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

安忠良转过身，两只手按着面前的案桌，单薄的上体向前倾着，湿漉漉的长头发挂到了颧骨隆起的脸颊上，两只凸暴暴的金鱼眼微微上挑，越过金丝眼镜的上框，打量着散坐在客厅里的二女五男七位执委：“诸位，情况十分紧迫！卖国的北京政府，反动的军阀赵玉林终于撕开假面具，和日、英帝国主义公然站到了一起。赵玉林的第三旅日前开进了清浦，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志的头颅都被标了价，罢工工友每天都在流血，情况相当严重！”

郑少白侧着身子，把一只手搭在椅背上，愣愣地盯着安忠良的瘦脸看，紧张地等待着这个工团领袖和革命党首领的进一步指令。他极希望这位首领能马上把关于撤退的问题明确提出来，并作出决定。其实，事情很明白，工友们的肉胸脯根本挡不住赵督办第三旅大兵的热枪子。那位督办大人可是杀人的好手，你敢硬拼，他就敢架连珠枪，这狗日的两年前就用连珠枪对付过省城示威的学生。

“……然而，须说明的是：我清浦各界联合发起的这场历时一百

四十八天的总同盟罢工，已经严重打击了日英帝国主义在清浦的侵略势力，有力地声援了上海、青岛、广州的国民运动，已经获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功！”说这话时，安忠良攥起拳头在空中挥舞了几下。“据清浦各行业工会负责之人报来的情况看，日英帝国主义在清浦工厂公司损失严重，大兴纱厂、东方机车厂濒临倒闭，永康、永福二厂已在做撤退回国之准备。在这一百四十八天之中，我广大工友，我各界国民给日英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直接的资本利润损失，当以日元数百万计啊！”

坐在安忠良身边的联合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郅明也将身子探到桌案前，插上来强调说：“更重要的是：此次国民运动，充分显示了我劳工阶级的力量，表现了劳工阶级的献身精神和革命热情。三万工友在这场反帝工潮中认清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走狗的嘴脸，虽然流了一些血，也积累了斗争经验。过去我们说：‘世界是劳工的’，有人摇头，说这是空话。今天，我要说：‘清浦是劳工的’，想来不会有人再摇头了吧？！这一百四十八天的光荣的斗争，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演习！当全民族解放的曙光笼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挣脱锁链向属于自己的光明的世界奔跑的！这也是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成功……”

两位革命首领都大讲成功，不提撤与不撤的问题，郑少白憋不住了，把脖子脑袋伸出老长，愣头愣脑地问：“安先生，郅先生，你们快说说眼下吧！眼下咱们咋办？方才安先生也说了，赵督办的第三旅都开进清浦了，咱……咱总不能等着挨抓，挨……挨杀头吧……”

郅明挥了挥手，打断了郑少白的话头：“好，时间很紧，听忠良兄说吧！”

安忠良镇定自如地把挂在额前的头发向脑后一甩，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又把两只手按到了桌案上。“郅明先生说得对，本席也认为劳工阶级在斗争中的光荣觉醒是我们此次成功的一大标志。但是，这整体的觉醒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劳工的个体的坚定！今夜跟踪郑少白的家伙过去也是个劳工嘛，我认识的，他就堕落成了向帝国

主义领事馆讨赏的走狗！而由各行业工团领袖们组成的联委会中，也有人向警察厅和赵督办告了密，要一个个卖掉我们的脑袋哩！”

“谁？”

“是谁？”

“怎么回事？”

最先是郑少白，随即客厅里的其他执委也纷纷询问。

安忠良摇了摇头：“这人是谁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在座诸位每一位同志的姓名、住址和经常出入的场所，已被警察厅和赵督办的侦缉队掌握了！明天，唔，都下半夜了，应该说是今天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分头行动，进行全城大抓捕了！”

郑少白的心头“咯噔”一跳，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发凉。乖乖，他和这一屋子人都被赵督办和警察厅抓在手心里了，眼见着要大祸临头了，这安忠良和邵明二位先生还有心思开会呢，还他娘的大谈成功呢！也真难为他们能沉得住气！

转念一想，又觉着不怪。安忠良和邵明，唔，还有坐在对过的季伯舜都是铁心的革命党人，都是半年前从北京过来的大学生，是靠玩命为职业的。革命党给他们发工钿，他们自得为革命党尽心负责（那时，郑少白以为职业的革命党人都拿工钿）。他却不然，他是东方机车厂的一名钳工，得靠出力混饭吃，就是跑回了枣庄老家，也得到土地上刨食。尽管他也是革命党，可革命党从没给他发过工钿，他也从未指望他们发工钿。他当初参加革命党，是冲着安忠良和邵明这些断文识字的人瞧得起他，能给他讲故事。他自小喜欢听故事。就冲着那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花花绿绿的故事，他进了党，和他们搅在了一起，走在大街上都觉着爽气。后来再一看，往他们身旁聚的都是些好哥们，像永康厂的王大麻子王寿松，大兴厂的吴银林吴黑脸，都坐过警察厅的牢，被大伙儿敬得像个神。他便觉着自己也是半个神了。那工夫，大伙儿都不敢露脸，他冲着义气二字挺身而出，在北京革命党先生们和厂内弟兄们的帮助下，筹建了机车厂工团，被推进了联合

罢工委员会，又因着郅明的提携做了执委会委员。在八个执委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进执委会之前，郑少白就知道有革命党一说了，极想入党。安忠良、郅明他们却不提。他便自己提，说是要和他们一样做个党人。郅明、安忠良、季伯舜三位先生都很高兴，夸他有胆识，有觉悟，有头脑。当下便问他，想进哪个党？

郑少白觉着问得很怪，革命党难道还有两个么？听二位先生往细处一说，才知道，还真就是两个哩。一个叫做国民党，一个叫做共产党。安忠良先生是国民党里的人，郅明和季伯舜先生是共产党里的人。这就让郑少白为难了，一女不好二嫁，一身不好二许，在这两个都挺不错的革命党中选一个，就得慎重了。

郑少白慎重地想了几天，选定了共产党。选择的依据是：从人数上讲，三个北京来的先生中有两个共产党，共产党力量好像大一些，入伙总要捡大的入么。再者，共产党里的郅先生故事讲得好，比安先生讲得好。尤其是从“山东交涉”到“五卅沪案”那一段，讲得他直掉眼水儿。对了，对了，人家郅先生还会唱莲花落哩，每晚都教他唱：“……记得前清道光年，事情就是鸦片烟。英国烟土到得齐，碰上钦差林则徐。烧了洋烟一声喊，广东开了一大战……”品品那调儿，那滋味，能不入人家共产党么？！于是，郑少白就入了共产党。

为怕国民党里的安忠良先生不高兴，入过共产党，郑少白马上就跑到安先生那里去解释。安先生大度地拍着他的肩头说：“少白老弟，入共产党就入共产党吧，其实入谁都一样，两边拉的都是中国这辆车，都是为了打倒反动军阀帝国主义列强，让中国劳动大众和全体国民过上好日子！”安先生的大度益发使郑少白惭愧，郑少白就忘了一身不二许的初衷，真诚地提出：“安先生，那……那我再入你一个国民党吧！”安先生笑了，说：“傻兄弟啊，你入了共产党，就是入了国民党，你们共产党早在一年多前就以个人的名义，集体参加我们国民党啦！”

他回去问郃明先生，郃先生说：“是的，现在国共合作嘛，我们共产党的确是都参加了国民党。不过，这里面还有区别。”郃先生给他摆了一大通道理，说共产党是劳工阶级的政党，将来要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的，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只是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目标比较远大，而国民党的目标不够远大。郑少白听得极是糊涂，尽管不住地点头，心里却认为：这不都是一回事嘛，啥目标远大不远大的，只要是为穷哥们好，就都是好人，两个党就都是革命党。

屋里的八个执委都是革命党，有共产党方面的，有国民党方面的，郃明先生是共产党方面的大首领，安忠良先生是国民党方面的大头目。现在他知道了，认真地说起来，还是安忠良先生那党的团伙大一些，安先生的官也大一些，安先生的党管着郃先生的党嘛，决定事情的必是安先生无疑。安先生只要一说到撤，他马上就拔腿走人，决不能让警察厅和赵督办的恶狗活拿了……这么一想，郑少白就觉出了自己的荒唐：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啊，只怕这个会一散，都与他没啥关系了，就像看大戏似的，场子一散，谁还和谁有关系？！

问题是得撤，得赶快撤，别让人家活拿了，人家天一亮就要全城拿人了！

谢天谢地，安先生终于谈到了撤的问题：“……鉴于目前的危险形势，鉴于本次总同盟罢工之实质性的胜利，我们两党负责同志昨日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执委会六位同志立即撤离清浦。”

六位？哪六位？有没有他？郑少白的心又悬到了喉咙口上。

安忠良喝了口水，继续说：“这六位同志是：季伯舜，桑叶，郃明，郑少白，凌凤，章小寒。我和贺恭诚因为在本次罢工中露面较少，而且又是本地人，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继续领导合法斗争。”

郑少白这才松了口气，转过身子，去看矮矮胖胖的贺恭诚，心里直为他叫屈。贺恭诚原也和他一样，是个工人，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去年参加了国民党，也不知领没领过工钿，领过几回工钿，现在竟叫

安先生抓住了，真个是冤枉之极。

这时，郑少白投向贺恭诚的眼神是真诚而富有同情心的。

贺恭诚却没察觉到，贺恭诚在那默默抽烟，两只眼睛被烟熏得眯乎着，像在打盹。

一时间，屋子里很静，谁也不说话，事情明摆着的：同志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了各自飞。那一刻儿，郑少白若不是怕第一个走人丢颜面，早就起身拍屁股了。郑少白当时揣摸，那些被指令撤走的人仍坐着不动，大约也是怕丢颜面的。

郑少白就用挑唆的眼光去看坐在壁炉边同一张沙发上的桑叶和凌风。桑叶是大兴纱厂的女工，凌风是女中的教书先生，郑少白认为，这两个女人应该先拔腿撤走，她们先拔腿撤走，谁也不会笑话的。女人么！

两个女人在低头说话。

挑唆的目光打不到她们脸上。

郑少白很有些失望。

“……诸位看看还有什么意见么？若是没有，那就这么定了！执委会自今日始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地下……”安忠良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郑少白和大伙儿。

郑少白自是没有意见，除了倒霉的码头工人贺恭诚，大伙儿想必也不会有啥意见，人家都让你撤走了，你还能有啥意见？！真是的！

不料，偏在这时，郅明先生说话了，而且站了起来。“忠良兄，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我和少白同志也和你们一起留下来！你说得不错，我和少白同志是露面太多，引人注目，可我们也有优势嘛！我们在工友中最熟，和十几家工厂的工团都有来往，随便往哪个工厂一躲，那帮恶狗就找不到了！不是么？！再说，少白也是本地工人，在清浦有不少把弟兄和老关系，也能保护我们的，对不对呀，少白同志？”

真想不到同党同伙的郅先生竟说了这么一番要命的话！人家猴急急地等着撤退，他老先生偏要往火坑里跳，还自说自话地拉着他去